



昌黎小說散文選

河北省昌黎縣文教科創作股編

前 言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县业余文艺创作活动，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空前活跃，涌现出一批较优秀的作品。

现将我县业余作者，从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一年间，在地、省以上报刊发表的小说、散文中选出三十八篇，汇集成册，供大家鉴赏。这次入选的作品，从各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三中全会以来的精神面貌，具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其中有的作品虽然粗糙些，但也有一定的生活气息，我们这次一并选入，以便交流经验，共同提高。

本书选编工作，受到县委、县文教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也得到了广大作者和有关报刊编辑部的热情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篇目较多，编选时间仓促，其中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以利改进。

昌黎县文教局创作股

1981年10月1日

目 录

小说

- 渠水奔流·····冷光弟 (1)
- 金饭碗·····肖 海 (6)
- 插秧时节·····赵润明 (13)
- 喇叭声中·····徐肃惠 (20)
- 喜事的风波·····齐家璐 (24)
- 牛·····刘汉有 (28)
- 戒酒·····肖景隆 (33)
- 侯大叔自荐·····杨立元 (38)
- 要种子·····于洪利 (42)
- 透亮的心·····王来雨 (45)
- 拴千里马·····李永棠 (49)
- 柳河堤上·····李永棠 (54)
- 结算小曲·····李永棠 (60)
- 谷雨过后·····李永棠 (66)
- 补秤·····李永棠 (70)

散文

- 水往哪儿流·····燕绍弟 (75)
- 五峰诗话·····东 燕 (77)
- 香山石洞里·····董宝瑞 (83)
- 情思如潮·····东 燕 (88)

车过雷庄·····	东 燕 (90)
碣石春游·····	东 燕 (92)
栗乡之晨·····	齐家璐 (99)
槽头夜话·····	齐家璐 (102)
雪花飘飘·····	齐家璐 (105)
雨后·····	齐家璐 (108)
春雨潇潇·····	齐家璐 (111)
柜台恋·····	肖庆印 (114)
雨，沙沙沙·····	肖庆印 (116)
杏花·····	王来雨 (118)
梧桐花开凤凰来·····	李永棠 (122)
补“回门”·····	李永棠 (126)
嫂嫂·····	范艳华 (130)
信·····	于春梅 (132)
海的笑声·····	于春梅 (135)
月下梨花香·····	刘汉有 (140)
荷塘边·····	刘汉有 (144)
稻花恋·····	刘汉有 (149)
蜜梨压枝·····	刘汉有 (153)

渠水奔流

冷光弟

“你咋把皮带送去的，再咋给我拿回来！”沈二叔指着女儿的鼻子吼道。

水莲扬着苹果似的脸，十分委屈地颤声说：“爹，你听我说！”

沈二叔正在火头上，哪容分说，可着嗓门儿吼：“我不听，我不听！”

沈二婶推开窗户，探出头来，朝着老头子喊：“是大火烧了你那猴腓？看你那连蹦带跳的样儿！”

沈二叔虽然扭头狠狠瞪了老伴一眼，但还是不吭声了。

水莲趁机劝道：“爹，还是让人家浇完地吧！”

沈二叔一转身，把满是怒容的黑脸扭向女儿：“队里规定个人浇五天，他为啥不浇？要搬电动机了，她又来说，这不是跟队里过不去？”

“爹，你咋能这样说，成魁住了院，成魁嫂拽着个孩子出不来，人家确实有困难呀！”

“有困难就该破坏制度？”

“爹，特殊情况就得照顾点嘛。”

“你让我照顾他？”沈二叔鼻子里“哼”了声，脑里闪现着春天的事儿：魏成魁在外面当瓦工，不按规定向队里交

钱，沈二叔劝说无效，便不准他到外面揽活，为这事，魏成魁骂了三天大街。想到这，沈二叔心里的火气又往上攻，说：“照顾他，他会认为我怕了他哩！”

“爹，你不能趁机刁难人家呀！”

“我这是按规定办事。”

“爹，你就叫人家浇完吧！”

沈二叔一咬牙。“好，你翅膀硬了，我支使不动你，我去摘！”说罢甩袖就走。

水莲见爹果真走了，痛心地咬住嘴唇儿，宽厚的胸脯一上一下地起伏着。她懂得爹爹这一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想到这里，便三步并做一步地追上去，赌气地说：“我去给你摘！”就风风火火不要命地向前跑去。

一片乌云遮住圆月，路变得模糊起来，阵风扬起尘土，打迷了水莲的眼睛，她脚步慢下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想着心事。她那颗让爹爹激怒了的心渐渐安静下来，开始重新整理起自己纷乱的思绪……

眼下正是种花生的季节，旱情严重，家家户户都在引水浇地。按规定，今天是大家使用机井浇花生地的最后一天。抢前的人早把花生种上了，一般劳力少的户也都互相帮着浇完了地，唯独魏成魁的花生地还没浇。原来，魏成魁患肝炎住了院，成魁嫂拉扯个小不点儿，傍天黑才好不容易把孩子安排好，扛着铁锹出来，可到地里一看，电动机皮带已经被队长沈二叔摘走了。她这才知道：自己误了规定的日子。

水莲插秧归来，碰上坐在地头上的成魁嫂，一看她那愁眉苦脸的神情，心里就都明白了，便暗暗地抱怨起爹来，“你明明知道这地块是包给成魁家的，怎么不吭一声就把皮带摘走了？你这不是给人家小鞋穿吗？人家有毛病，你就该

记一辈子？电动机一搬，浇上麦子，个月十程也搬不回来，你还叫人家种花生不？人家种不上花生，你瞅着心里就舒坦！……”水莲知道成魁嫂不好意思找爹爹要皮带，略一沉思，就对成魁嫂说：“嫂子，你别急，我去取皮带。”穿着水田靴，一溜小跑走了。

成魁嫂抬起头，愣愣地望着跑远的水莲，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罐，酸甜苦辣咸都有。自从丈夫骂了沈二叔的大街，自己都感到没脸见沈家人，可人家水莲，这么宽宏大量，“唉！”两行热泪不由得顺脸滚落下来……

功夫不大，水莲又穿着水田靴叭哒叭哒地跑回来，她取下搭在肩上的皮带对成魁嫂说：“嫂子，你扒开哇口吧。”说着一猫腰，抻紧皮带，麻利地把皮带挂上了。她站起身，一扬手合上电闸，随着电动机的轰鸣声，水就哗哗地顺着龙头喷涌出来。成魁嫂跑过来，一把攥住水莲的手，激动得张着嘴一时不知说啥好。

临走前，水莲笑眉笑眼地跟成魁嫂逗笑道：“嫂子，听说你炒的花生又脆又香，到时候别忘了给把吃呀！”

成魁嫂接口道：“死丫头，就怕到时候拉你不来哩！”

水莲诚心诚意地说：“来，一定来！”

到家后，水莲刚把这桩事露了个话头儿，沈二叔就炸了，立即逼她去摘皮带。

圆月渐渐从云层里露出笑脸，风停了。水莲远望田野，浇麦人的手电光时隐时现；倾听大地，小麦拔节，大豆拱土的声音响成一片……。想起皮带，水莲的情绪又低落了，她向前走两步往后看一眼，生怕她爹跟踪而来。她想：这个皮带说啥也不能摘。两家本来就有心病，一摘皮带，病疙瘩还能解开吗？成魁嫂眼前有困难，怎能再给她心上添愁事儿

呢？水莲走走停停，拖延着时间。她既怕爹爹在后面突然追上来，又怕自己过早地出现在成魁嫂面前，没话可说。可是，越走，她心越往上提——怎么听不到机器皮带的运转声和“哗哗”的扬水声了？咋回事儿？她一口气跑到了花生地，一看明白了：

架在沟旁的干渠开了一个二尺长的大口子，渠里的水顺着口子“哗哗”地往沟里流，机器已经停了，成魁嫂正一锹一锹地往开口处扔土，口子越来越大。

水莲穿过去，朝成魁嫂说：“我来堵！”把锹夺在手里，飞身跳过大沟，站进渠水里，几大锹就把口子两边堵死，流水一下子止住了。她又把脚迈进渠外的泥水里，弓腿使劲掘泥堵口子，她怕爹爹赶来，干得又快又猛，浑身热汗淋淋。她帮着把开口堵好了，又用铁锹拍了拍，把堵在渠里的泥挖掉。她气也不喘一口又飞身跳回沟外，用手背把额上的汗抹去，一笑说：“没事儿啦！我去推闸。”

成魁嫂说不出的千恩万谢，跟在水莲的后面，“大妹子，多亏你来了，不的话，我驴年马月才能堵得上呢！”走了几步，她又象突然想起了什么：“噢，你咋又回来了？”

听她这一问，水莲作难了，咋回答呢？心一急，不知不觉地冒出一句这样的话：“我爹让我来帮你浇浇地。”

成魁嫂听了，心里一热，仰脸望着高空明月，颤声地说：“二叔心眼真好！”

此刻，水莲的心却象揣着个小兔子似的乱蹦，走路很快；成魁嫂见水莲大夜晚来帮忙，心里过意不去，在后紧跟着。二人一会就到了机井台。水莲正要推闸，扬起的手却又突然放下了，心，咕冬咕冬地跳起来，她看见了大步走来的沈二叔。唉呀，爹爹真的来摘皮带？她死死地咬紧嘴唇，让

心稳定下来，转动眼珠，想着办法……沈二叔离井台不远了，突然，水莲一转身，高声地对成魁嫂说：“嫂子，你看，我爹也帮你浇水来了！”水莲这一招儿真厉害，把沈二叔的嘴堵了个严严实实。沈二叔只是瞅了瞅女儿，不知所措地“哼”了声。

成魁嫂心里就象灌进一勺子蜜，浑身都甜透了，当然不会注意沈二叔那急剧变化着的脸色，她搓着泥手，上前说：“二叔，你让水莲妹妹来帮我，我都不知咋感谢好哩，你自己还来了，真是的！可成魁他——他对不住你呀……”她想着成魁骂大街的事儿，可人家沈二叔一家根本不记在心上，她越想越觉得对不住人家，转身抹起眼泪来。

沈二叔这人吃软不吃硬。他见一个妇道人家提起往事竟这样诚恳，这样通情达理，尤其成魁嫂最后两句话直往心里钻，他脸红耳热，暗暗责怪起自己来了，“真是鬼迷心窍，我怎么干起这样对不住人的事儿来？”他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便对着成魁嫂连连摆手说：“旧事提它干啥！”

水莲见爹爹的雷声闪电化得无影无踪，长长地松了口气，拉起成魁嫂的手，带着笑音儿说：“走，咱俩快浇地去！”……

月光下，渠水哗哗地奔流，好象一条银色的小河……

（原载《辽宁日报》1981年7月14日《鸭绿江》第796期）

金 饭 碗

肖 海

人们常把当了国家干部、职工比做有了“铁饭碗”，我们这里还有比铁饭碗更贵重的银饭碗，金饭碗。比方说在工厂车间当工人是铁饭碗，一旦当上什么统计员，坐上办公室，便有了银饭碗，至于到局机关当个秘书呀，政工干部呀，那可是金饭碗。这个时候，谁不愿意闹个金饭碗啊？那可是有权有物，又轻闲，又自在。谁知，郑伟一当我们局长，第一个就砸了他老婆的金饭碗——

—

郑伟被任命为工业局局长，已有十天了。

谁都知道，工业局是一个有“实力”的单位，要物有物，要钱有钱，家大业大。“四人帮”垮台后被免职的费健，当初帮兄帮弟问他要一个什么职务时，他不加思索地说：“弄一个工业局长干干！”人们都说他在任职期间发了横财，难兄难弟、七大姑八大姨都借了不少光。老局长上任后，干了二年，就感到力不从心了。于是，他主动让贤，向县委推荐了原生产组组长郑伟接班。

郑伟一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抓精简机构，局机关工作人员也大大压缩。在那些日子里，局里就象开了锅，有人怕丢

掉金饭碗啊！于是，谣言，流言蜚语，不径而走。但郑伟不听邪，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今天，局党组开会，研究局机关精简问题。郑伟还未进办公室，就碰到了副局长王杰。王杰一把拉住郑伟，走到无人处：“老郑，听说你要让梅华嫂子下去？”

“嗯。”

“那怎么行呢？你可得好好考虑一下。孩子参加工作了，她已经四十五岁了，还挪什么窝啊！办公室工作，她干得很出色，走什么？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吧！”

“老王，我想在这次变革中，她应当第一个成为变革的响应者，不仅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应当到生产第一线去。”

“伙计，岁月不饶人啊！你不要忘记，她已经四十五岁了！”王杰特地把“四十五岁”几个字重重地说了一遍。

“是的，我想过她的年龄，也想过我的家庭。同时也想过我自己。我下决心克服生活的难处，也要让她到第一线去，给同志们做个好样子。不这样，何年何月才能改变人浮于事的局面呢！”

“这……”王杰见郑伟态度挺坚决，就不再吱声了。

一开会，郑伟一提高梅华的变动，人们争执不下，大多数人不同意动。郑伟力排众议，最后终于达成决议。但一提到哪儿去，又有了分歧。

有人说让梅华上地毯厂，说那里干净，轻闲。

有人说让梅华去果酒厂，说那里办公室缺一个人。

郑伟听了，笑了笑，说：“同志们说来说去还是让她去享福，这怎么行呢？我看这事由我定吧，去水泥厂。”

政工组长任立刚说话了：“我同意，到水泥厂去当副厂

长。”

郑伟一听，急了：“她怎么能当厂长呢？她一不懂水泥生产，二又没在工厂组织过生产。”

任立刚说：“按着干部升降制度，局机关工作人员到一个下属工厂起码是付厂长，这是多年的惯例，不好打破吧！”

郑伟听了哈哈大笑：“老任啊，德才兼备，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是我们使用干部的标准。为什么在这里做一般干部，到下边去非得当官呢？你我明天难道不可以去当一名工人？我看，这个先例就从梅华身上开个头吧！”

别人争不过郑伟，只好这么定了：办公室秘书梅华，两天后到水泥厂报到，由郑伟负责和她谈一谈。

二

当郑伟晚上下班回家时，梅华已把饭做好。往日，梅华按点下班，做饭，等丈夫和儿子回来，正好吃饭。今天下午，梅华交待完工作，提前赶回家来。她，自从中午丈夫向她说了变动以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

说实在的，她是真不愿意动地方的。一个人坐了几年的办公室，生活按步就班，就象小河流水一样，平静而又安谧。一家子三口人，丈夫上班，儿子上班，自己工作又不用操多少心，到星期天，一家子逛逛商店，割上二斤肉，包一顿韭菜馅饺子吃，该有多爽快！而今，偏偏是自己的爱人打破这宁静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起初她不理解。总觉得郑伟在逞能。中午她还对丈夫说：

“别的局都未动，你瞎动什么？凡事看一看嘛！”

“你也这么说？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难道我们按兵不动？按步就班？”

“你不看看我这一把年纪！”说着，她特地对着镜子看了看，是啊，两鬓已经发白，满头黑发中已夹杂着几根白发了。

“抓紧最后的几年，为国家创造财富吧！”

“为国家创造财富？多我一个人，能创造什么财富，没我不一样出水泥！”

“这几年一些人逃避生产第一线，这不是好现象。只要我当局长，就把充实加强生产第一线做为一个大事来抓。”

郑伟说完，拿起一本《宋词选》，翻到一页。

“梅华，听我给你念一首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梅华被丈夫念词时的语调感动了，不由得笑了。

“现在，很需要苏东坡这种气魄。”

丈夫是有气魄的。一个中专毕业生，当了十几年技术员，后被提拔到工业局当统辖生产的生产组长，工作中说干就干，从不拖泥带水。想当初，县委任命郑伟当局长，她就为他担心。比方说原来九个局长，天天忙得要命。他一上来，只留了三个局长，行吗？三天就见成效，人们都伸大拇指，说他们办事效率高。她才放心来。如今，难题出在自己头上，做为同志和亲人，能不支持他们工作吗？

“老郑，我看这样吧，去水泥厂道远，中午我不回来了，咱们三个人都各自在食堂吃吧，晚上饭我来做，我上班时你就辛苦一些吧！”

“行。”两个人就这样安排了生活。两天后，梅华愉快

地去水泥厂上班了。开始两天，梅华下班回来，累得腰痛腿酸，郑伟见了，真有些心疼，心里想，“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三

梅华去水泥厂上班好几天了，局里上下，人们都说新局长办事公道，有决心，有魄力，我县工业生产大上有希望。当然，在精简机构中，也有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就拿政工组的王欣茹来说，说了几次，也谈不通。有人说了：“别看郑局长管自己的老婆行，管别人的不中，官太太谁敢惹？”

一天，郑伟刚吃完饭，就听外有人敲门。

“郑伟在家吗？”

“在。谁呀？”郑伟一开门，原来是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郑云生

“哟，贵客！郑部长，那阵风把你吹来了！”梅华说着忙倒碗水，拿过一盒烟。

郑伟一见郑云生来，心里格登一下“莫非为王欣茹之事而来？”他们俩是一个村子人，同年同月参加工作，按年龄郑伟给郑云生还得叫大哥。只是因为都做了官，彼此见面，一般情况都以官衔相称。

“郑局长，我是为你嫂子的事来的。说来真拿她没办法。精简她，我是没意见的，干什么不都是干工作。我说现在形势逼人，你又不懂工业，何必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如让给人家有能耐的。可她不干，说是干惯了，不愿意动，让我说说情，怎么样，就不要动了吧！”

郑伟一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是很清楚他这位老乡哥的，几年来升官得意，由一个普遍的干事提拔为统战部副部

长。夫贵妻荣。他的妻子王欣茹原本是一个小学教员，前几年以有慢性咽炎为理由，改行调到工业局政工组，捞了不少油水。上班时一张报纸一杯茶，再不就是打毛绒，织毛衣，有时干脆在家泡病号，局里人都指着她的脊梁骨说风凉话，说她靠山硬，谁敢管哪。

“郑部长，王欣茹的变动已经局党组研究了，不好再变动吧！”郑伟不软不硬地回答了一句。

“研究了也好办，只要你说不动，其它同志我打打招呼，问题不大吧！”

“这样做恐怕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又不是把产值翻一番？工业局还在乎王欣茹一个人。”

“那么，留下她干什么呢？”

“你看着安排，干什么都行。她身体不太好，力所能及吧！”

“经过精简，局机关一共八个人，一般干部五个人，主要是调度，这么一个大摊子，需要真才实学，你让她做什么？”

“啊，总共五个人？”郑云生惊得张大了嘴，心里话：“这老家伙真敢干哪！”

“是五个人。我们给了他们职位，也给了他们办事的权力，那是满够用的。假如把我嫂子放在那里，她能指挥调度什么？我看还是做做嫂子的的工作，让她到第一线去吧。第一线需要创造财富的人。”

“她是个干部，怎么能当工人呢？”

“为什么干部就不能从事生产劳动呢？多年来，我们有些同志不懂生产，不懂产值，不懂成本核算，不懂利润，只

靠笔头子和嘴皮子指挥生产，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至于人浮于事，白白吃掉工人创造的利润的时代更应结束了。”

郑云生早就听说这位老乡弟耿直，有气魄，今日一席话，不由得信服。他来临时，考虑得很简单，一来是老乡，二来自己是县委的领导干部，郑伟还能不照顾点面子？这又不是跟他要钢材。谁知真碰了钉子。怎么办？人家说得都在理。他想到妻子，小学教员出身，对工业一窍不通，教书去吧，又不愿意；干别的，也不懂行。这时，妻子的话响在耳边：“不行我就到商业局。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到哪儿不是金饭碗！”看来，只好去商业局活动活动了。

郑云生走后，郑伟思绪万千，对妻子说：“象这样还能搞四化？”

妻子梅华想了想，说：“你想过没有，多年来我们的干部制度形成了一种观念：有权有物便是娘！那里轻闲是归宿！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是很难很难的啊！”

郑伟点点头，大声说：“难也要改！我就不信这个邪！”

（原载《衡水文艺》1981年第1期）

插秧时节

赵润明

阴历交五月，队上开始忙插秧了。

每天，不等日头冒嘴，社员们就下地了。男社员们挑担送秧，扯绳拉耙；女社员们四肢落地背冲天地插。晌午，大伙踉踉跄跄地从田里抽出脚来，坐到田埂上，抓点干粮吃，腿上的泥点还没干，就又下水了。社员们都知道节气不等人，谁肯在这个季节多抽一袋烟？要赶集上店的，悄悄退了；想探亲访友的，往后推了。身子不利索的妇女们，也硬着头皮下了田。怕干部怀疑“怕苦、怕累、怕下水”吗？不是。生在庄稼院，哪个不能吃苦挨累？社员们心里明白，插秧，在队里的农活中算是头一“脚”，这头一“脚”踢不好，下步的“三夏”“三秋”都得打累把式。在这个时候，谁不想多出一把力呢？

队长大乐家的新娘子，偏在这叫劲的时候病倒了。

眼神尖的社员们，背地里悄悄议论着：“她，心里有火哟。”

枕着大山长大的新娘子，多喜爱婆家这儿一望无边的水田哪？她想，插稻秧，比在娘家剪果枝、摘梨桃还美吧？

“清清的水，蓝蓝的天，姐妹们插秧歌儿传……”歌里不是这么唱的么？